



(美) 托馬斯·潘恩 著

林中居民的信札

商 務 印 書 館

D09

30



林中居民的信札

(美) 托馬斯·潘恩著

蔣 恩 鈞 譯
吳 以 銘 譯

60748/40
03



商 務 印 書 館

1960年·北京

Thomas Paine

THE FORESTER'S LETTERS

本書根據 G. P. Putnam's Sons,
New York and London, 1894年出版的
“潘恩文選”(Th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第一卷譯出。

“林中居民的信札”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杰出的政治活動家托馬斯·潘恩(1737—1809)寫的四篇信札式的政論集。在信札中，他駁斥了以傳教士威廉·斯密司為代表的英國殖民統治者，堅決主張美利堅獨立，並倡導建立共和政體。潘恩的思想不僅在當時具有極大的影響，就是在今天，也還有鮮明的現實意義。因此，現代的美國反動資產階級對他十分仇視，但是，美國人民却始終沒有忘卻這位革命的先驅，他們正在繼承先輩的革命傳統，為爭取真正的自由、平等而鬥爭。

林中居民的信札

(美)托馬斯·潘恩著 蔣恩鐘 吳以鉉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7號)

新華書店總經理

京華印書局印刷 紅旗裝訂廠裝訂

統一書號：3017·22

1959年6月初版

開本 787×1492 1/32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數 25千字

印張 1—5/16 插頁1 印數 1—3,700冊

定價(9) ¥0.20

出版說明

本書作者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杰出的政治活動家，美國反封建的啓蒙運動的最激進的代表。他出身於英國小手工業者的家庭，曾任小稅吏，因有“反政府”思想而被免職。1774年遷居到北美洲，很快他就投入殖民地爭取獨立鬥爭的行列中。

潘恩的著名著作“常識”，是他到北美洲後發表的第一篇政論(1776年年初以小冊子形式出版)。在這篇政論中，他猛烈抨擊了英國政府的暴政，指摘英王喬治三世是“戴上了王冠的強盜”，他堅決主張美利堅獨立，並倡導建立共和政體。潘恩在“常識”中所宣傳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在杰斐遜所起草的、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的“獨立宣言”中有明顯的反映。這本小冊子是英國殖民地為脫離宗主國、謀求獨立而鬥爭的重要思想武器，它不僅在當時起了極大的影響，就是在今天，也還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

“常識”的出版和一切進步書刊一樣，它為進步的人類所贊許和歡迎，而卻為反動階級所厭惡和仇視。當時有一小撮維護王室的殖民統治者，把“常識”這本小冊子簡直視同洪水猛獸，他們力圖削弱、抵消它在公眾中所起的巨大影響。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任神學院院長的一個蘇格蘭傳教士威廉·斯密司，充當了反動階級的喉舌，他別有用心地借用了古羅馬一個愛國者克圖(Cato)的名字，作為自己的筆名，在報刊上用信札的形式發表文章，攻擊“常識”的作者和“常識”中所宣傳的思想。本書“林中居民的信札”就是潘恩以“林中居民”的筆名，為還擊他的論敵所寫的四篇政論集，也同樣是以信札的形式逐篇在報刊上發表的。這場論戰發生

于1776年上半年，這正是在“獨立宣言”發布的前夕。如果說“常識”中的思想當時還有一部分公眾未予注意的話，那麼通過這場論戰，它真是成為家喻戶曉的了。威廉·斯密司起來反駁潘恩的“常識”，原是企圖挽回英國殖民統治的命運的，而實際的結果卻恰得其反，斯密司所發表的信札，被潘恩卓有成效地用來作為反面教材，更加深入地啟發了公眾的覺悟，鼓舞了人民的鬥志，因而加速了英王政府殖民統治的崩潰。

殖民統治者的代言人威廉·斯密司拿不出任何站得住腳的論點來同“常識”的光輝思想論戰，他只好卑鄙地採用散布謊言的手法中傷“常識”的作者；他為了緩和公眾對英王暴政的不滿，百般替英王政府辯護；最荒謬的是他竟然異想天開地把殖民地和宗主國之間的矛盾，說成是情侶或夫婦之間的不和和爭吵；他徒勞地企圖使公眾相信，唯有對英王暴政採取忍讓的態度，才能使嫌隙消弭、爭吵平息。潘恩在這四封信札中，並沒有用多少筆墨去一一批駁他的論敵加在他頭上的惡意中傷，他認為毋需為自己多作辯解，因為陷在這個圈子里去辯論，是不會有多大的意義的。潘恩緊緊地抓住了他的論敵所提出的各種荒謬主張，用犀利的筆調作了有力的駁斥。潘恩對於斯密司混淆殖民地和宗主國之間矛盾性質的荒謬言論，表示了極大的義憤，他義正詞嚴地指出：在愛情的甜蜜爭吵與生死的慘烈搏鬥之間，是沒有什麼可以比擬的余地的。斯密司企圖以和解的誘餌來愚弄殖民地人民，他以一種傳教士特有的偽善口吻說：“我敢於宣告，並且希望對每一個公正人士指出，美利堅的真正利益在於同大不列顛達成一個根據憲法原則的和解。”潘恩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如果和解的條款是打算討好（不列顛）內閣的，各殖民地就不能採納它；如果它是適合於殖民地的，又會遭到內閣的拒絕。”潘恩十分明確地認識到殖民地和宗主國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妥協路線是沒有的。

林中居民的信札^①

致克圖^②

錯得光明磊落要比卑鄙下流的對有骨氣得多。只要不是為了個人利益——不是挂羊頭賣狗肉，而是原則的標幟，那麼即使錯了，也情有可原。我們正是根據這樣一個既寬容，又公正的立場來把人和他們的主義分別對待的；我們對於人，是寬洪大量地保持着友誼，而對於主義的一切偏見，則要展開鬥爭。可是不要讓克圖以為這番好意對他也適用；他是被剝奪了受到這種分別對待的權利

① 約翰·亞當給他妻子的一封信中寫着：“常識”和“林中居民”的作者是同一個人。他姓潘恩，約于兩年前從英倫來的。——李將軍說，他是一個眼光里閃爍着奇才的人。”署名“林中居民”的信札一共有四封，原來是發表在“賓夕法尼亞日報”上的，刊登的日期是1776年4月3日、10日、24日，以及5月8日。4月份的信札是答復“克圖”的；“克圖”那時正在“賓夕法尼亞公報”上面寫着一連串的信，對潘恩“常識”中的共和主張和獨立的要求，加以猛烈的攻擊。“克圖”就是傳教士威廉·斯密司博士，英國國教會的一個蘇格蘭牧師，也是費城學院的院長；他一向是該城一個最有勢力的傳教士，直到他所擁護的效忠英王事業失敗為止。雙方爭論的信件在國內傳誦一時，這就是在獨立宣言發布之前的一場最為激烈和重要的論戰。建議要不要有這樣一個宣言，乃是真正的爭端所在。這個建議被以斯密司博士為首的費城的富豪權貴們所竭力反對，這次辯論幾乎是一場戰鬥。這可以說明爭論的激烈程度，論戰的雙方在後來的年代里回想起來，恐怕還都感覺不滿意。“克圖”的信件沒有收進斯密司博士選集（1803年，費城出版），迄今“林中居民”的信札也從沒有在任何潘恩文集中出現過。可是這些信件是有歷史價值的。“林中居民”的第四封信則未涉及克圖。——原編者注

② 克圖(Cato)原系古羅馬愛國者。他擁護西塞羅，反對凱撒，後來又支持他以前所反對的龐培。結果失敗，自殺身死。這裡被威廉·斯密司用作筆名。——譯者注

的；他不配接受这种待遇。而假使真心的藐視能够在我的情緒上增添几分力量的話，那么这种藐視倒是并不少的。

署名克圖的信件是誰写的，我不去管它，而我知道这些信件是充滿了荒謬、杂乱、自相矛盾、以及最最不堪的和有意捏造的謊言，就已足够了。讓克圖和他的同党去反对独立好了，听随他們尊便吧；他們的影响現在已不能扭轉形势；可是讓他們認識一下正义，并且对理性的簡單原則加以一些注意吧。假使他們連这点都做不到，真理的神聖事业就会贊成我們的憤怒，并且称我們的憤怒为美德而使它更理直气壮了。

已經有四封信在若有其人的克圖名义之下發表了。写那些信的人署上这样一个名字用心何在，公众自会下一最好的定論；至于在我这方面，我想着这些信件的出路相同，是預先感到滿意的。那些信中的第一封引出了第二封，第二封又引出了第三封，因第三封又有了第四封；第四封信已經問世，而作者却仍然沒有接触到問題本身。他为什么要在爭論之外兜圈子徒耗時間呢？为什么他不向我們指出（同大不列顛）和解的許多好处究竟是什么，也不去証明这些好处是現实的呢？可是他很狡猾地躲避了这一点。他不能不發現自己是要觸礁了。羅馬的克圖的命运就在他的眼前；为了使公众为他的葬礼和悼辞得以有所准备，我敢于預測他告終的時日和情况。就在他說明和解的條款的那一時刻，書面上的克圖就会寿終正寢了。如果和解的條款是打算討好（不列顛）內閣的，各殖民地就不能采納它；如果它是适合于殖民地的，又会遭到內閣的拒絕；不變的路綫還沒有發現；再說，那正如点金石一样，是并不存在的。克圖說：“我敢于宣告，并且希望对每一个公正人士指出，美利堅的真正利益在于同大不列顛达成一个根据宪法原則的和解。”

这样籠統其辭的提法真是莫名其妙！克圖假使希望用这种不加以說明的泛泛之詞來蠱惑公众，倒正象企圖用一只捕鼠机去逮

住獅子一樣。現在還講什麼根據憲法原則的和解，簡直是瞎唬人，除非他把和解的條款攤出來，並把憲法原則的意義講明白；否則，他就等於什麼也沒有做。

要想在一封信^①里徹底戳穿克圖所有的荒謬的主張和捏造的謊言是不可能的；現在也沒有這種必要。卡桑特拉（我要謝謝他）為我省去了許多麻煩；在他的評語當中，有一種唯獨真誠才能鼓舞起來的精神，而他的許多信件的寫法也是完全一致的，假使缺乏原則，便決不可能做到這一點^②。注意這一點吧，克圖。

在克圖的信件中有一點是我不得不注意的，就是這些信是單單寫着致“賓夕法尼亞的人民”的。幾乎任何其他的人這樣寫都不致於引起注意，可是我們知道，他這樣稱呼是不懷好意的。這樣的一次代表會議的重點毫無疑問是地方性的，可是當前的重大問題却是包括了整個聯合殖民地的。誰敢企圖把本州從全體人民賴以立足的光榮聯盟中撤出，他就應該受到全體人民的斥責。全體團結在一起，才是真正對大家有好處的；無論哪個殖民區要從其他各州的保護之下退出，那末它就會遭到毫無例外的厄運。

克圖的第一封信在風格、文字和內容等方面都是枯燥無味的；裡面滿是人身攻擊和諷刺，而且是直接針對了“賓夕法尼亞人民陛下”來說的。委員會只能召集、建議或是舉薦一次代表會議^③；可是正象所有其他公共措施一樣，他們究竟贊成不贊成召開會議，還要有廣大人民來決定；而克圖關於這一選擇的得當與否的論辯是非常無聊的；因為，如果人民群眾從前曾經認為、現在仍然認為：州

① 筆者原想把對他的評論都寫在一封信里。——著者注

② “派遣委員參與大陸會議”一信，署名者“卡桑特拉”；克圖的第二封信是特別針對着這一封信而發的。——原編者注

③ 這個委員會由賓夕法尼亞的州議會下院指定，來執行大陸會議的一個指示，即各殖民地地區須命令地方文武官員，進行一次新的效忠宣誓。形勢的發展使得委員會召開了一次全州代表會議，全盤改組了賓夕法尼亞州。——原編者注

議會的下院(或大陸會議中的任何一個他們的代表)，由於處在效忠宣誓的窘境之下，又與政府和總督們有着瓜葛，因而他們不象應有的那樣充分自由，那麼他們(人民)無疑地曾經有、現在也依然有權利和力量，甚至於把州議會下院的整個職權，放在他們所信賴的任何其他團體手中。而凡是胆敢發表相反意見的人，就是人類的公敵。賓夕法尼亞的憲法已經被從前的占有者狡猾地篡改了兩次；肯定地說，人民大眾的權利、力量和財產，要比任何一個個人的權利、力量和財產重大得多，在時代和事物要求有所變更的時候，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改變政體。克圖非常喜歡以我們的“特許的憲法”的重要性來打動我們。唉，先生，我們現在不會被那麼半句幼稚的好聽話騙走了。假使我們依照現行憲章的規定來計劃我們的行動，那我們早就陷入不可救藥的困境中了。就是你所提到的那屆議會，已經在幾乎每次議程里都粉碎了這個憲章，而且不得不粉碎它。把它舉起來給公眾看看吧；它是千瘡百孔的；正象麥洛特^①的屍體一樣，刺滿了致命的傷孔。克圖，不必再去驚擾死者遺骸了，也不必再拿一篇悼辭去屈辱它了。

在克圖的第一封信里，除了下面這一段暗藏奸詐的謊言以外，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對於有自由權利的人民說來，報紙那怕有了極小的一點限制，也必然是一件痛心的事。如果這種限制不僅沒有得到受權保護他們自由的那些人的保障，而且不能受到與自由本身相一致的他們的保障，那麼就必然更加令人痛心了。”上面這段話里的人稱代詞，是雜亂無章的，使得語義含糊，不過馬脚卻依然露出來了。先生，是誰對於報紙的自由加上過任何限制？我就不知道在本州之內有那一份報紙曾經成為人們注意的目標，除了從肯德州寄來的那封王權黨人的信件——去年春天第一次在

^① 消息傳到了費城，戰在北卡羅萊納州的葛阿地區的小港橋戰役之中，王權黨的軍隊失敗了，他們的臨時指揮麥洛特“身中二十彈”陣亡。——原編者注

“宾夕法尼亞商情報”上發表——曾引起注意而外；而揭發這封信，乃是每一個善良人民的責任，因為對於社會來說，報紙的公正和報紙的自由是同樣重要的。如果這就是你所埋怨的限制，我們便立刻明白你的真相了；而從緊接着上面一段引文的語句中，看得很清楚，也的確是如此的：你是這樣寫的，“不管怎麼樣，在要求這樣一種服從時，只要提得出起碼過得去的一點借口，我們很快就向它服從了。”誰服從了，克圖？我們民權黨人，還是我們王權黨人，在你把這一點交代清楚以前，先生，你必須以被列于會寫文章的王權黨人的前茅而自滿了；因為還沒有另外一個團體有任何借口來抱怨報紙沒有自由。你不時發出的一些花言巧語，並不能夠使你不受猜疑；那些詞句只不過是毒素外面鍍的金，如果不鍍一層金，你也是不敢再來覬覦人民的正義的。

克圖的第二封信，或者應該說信中的絕大部分，是同憲我們對於代表們的人選和職權的看法的；克圖無聊而又可笑地尊稱代表們為前來協商和平的大使。克圖怎麼會沒有多知道一點實際呢？規定這些人的權限的議會的法令發到本城已有一個多月了，而且還是掌握在克圖的朋友們手中的。不是的，先生，他們不是和平大使，而是來散布赦免、禍害和侮辱的人。認為這些人能夠被授與大使的權力，這足以暴露克圖對於英國憲法的完全無知。為了防止他將來再犯錯誤，我願意在這裡糾正他。目前的戰爭與其他所有的戰爭在這一點上不同，即，這次戰爭不象其他戰爭那樣總是在帝王的權令之下發動的，而是在全體聯合立法機構的權力之下發動的；至於在談判中的那些障礙，不是宣言，而是議會的法令；這就顯然意味着，即使英王本人來到這裡，他也不能批准一個和議的條款或是條件；因為，他不可能用英王的單獨身分來要求撤消國會的任何法令，而英國國會也不能這樣向英王要求。沒有一個團體比下院的議員們更加善于保護自己的特權了，因為他們是出賣這些

特权的。克圖，注意那一点吧。

我毫不怀疑地認為：他們干的事徹頭徹尾就是貪污和受賄（給我們的赦免除外）。他們假借着这部机器来实现他們一切的企圖。我們应当把他們看做一幫最危險的仇敵，凡是不願意被他們腐蝕的人，就該及时提出他的抗議。難道他們不就是那些被收买来在各项措施上投票反对我們的人嗎？難道我們不應該怀疑他們的阴谋嗎？我們能够認賊作父嗎？相信隱藏在我們自己胸怀里的毒蛇，難道是明智的嗎？或是当象克圖那样可疑的人物在大陆上到处存在着的时候，容許他們在我們之間自由活动，难道这也是明智的嗎？然而，讓他們的人身不受伤害，不受凌辱吧——只是不要信任他們。我們与他們的交涉是簡單明了的，即：我們是渴望和平的，紳士們；我們随时可以承認条款，并且会合乎道义地履行其中的条件；可是假使在受尽了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野蛮暴政之后，我們还再回到你們的統治之下，我們就活該忍受暴政所能加于我們头上的一切痛苦了。

克圖为了騙取信任，說道：“我們所进行的斗争是建立在能够鼓舞人心的最高貴、最有德行的原則上面的。我們現在正为了英国人民的权利与一个專橫的内閣进行斗争（他說）。”不是的，克圖，我們現在正在与一个專橫的国王作斗争，为的是摆脱他的暴政。当争执还停留在口头的阶段时，可以把它說成“与內閣斗争”；可是既然它已經暴發成公开的战争，就該是抛开这些愚蠢的、站不住脚的定義的时候了。可是說真話是不合克圖的脾胃的。他的兴趣在于把拥有王权的野人用色彩最柔和的花衣服打扮起来。克圖的大片土地的專利权^①还没有簽發呢。真慘，可怜的克圖！

克圖还煞有介事地告訴我們，“整个欧洲的眼睛都在看着我

^① 統治階級在英領各殖民地圈下了大片土地，領有英王所頒的土地執照，就成為業主。——譯者注

們。”这种陈詞濫調早已有了一個一貫的血統了，上自英王的許多演辭，下至英國議會的一些演說，而由這裡轉了一個方向，又到了聖詹姆士宮^①附近的一撮小賢士和小牧師的口里，直到後來受盡那種無聊反復的折磨，淪落到漂泊的境地，才終於被克圖慈悲為懷地撿了起來，文飾了他的第二封信。它完全是一個唬人的玩意兒，一點意義也沒有，把它套用一番，無非暴露了創造力的貧乏。對我們說“整個歐洲的眼睛都在看着我們”，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的，除非他還能告訴我們，他們為什麼正在看着我們：這一點，既然他沒有講出來，那就讓我來講吧。他們正在看着我們，克圖，為的是希望看到在英國和殖民地之間發生最後的分裂，那麼他們——那些旁觀者們，就可以與整個美洲大陸進行一種不受阻礙的自由貿易了。克圖，你理解錯了。

暫時再會吧，先生。我已經看到你的獨白了，我很看不起它。記住你已經向我挑戰了，克圖，你我總有一方要疲倦的。我不怕公正辯論的戰場，可是你却躲向一邊，並且進行了人身攻擊。你已經指名嘲罵過我了；假使我不把你從各個有害的小巷和潛伏的洞穴里搜尋出來，不把你這個發抖的罪犯帶上公眾法庭，那麼就把我也納入你的黨羽的名單里去，來侮辱我吧。

林中居民

1776年3月28日於費城。

^① 聖詹姆士宮 (St. James's)，倫敦的王宮，該宮附近為高等住宅區，也指英國宮廷。——譯者注

II

致克圖

在談到這封信的主要目的以前，為了一勞永逸起見，我感到有必要盡量清楚地解決以下一個問題，即：人的個性與任何政治辯論有多麼大的關係。一般的格言都說，討論的對象應該是措施，而不是人；在正確的理解之下，這個格言是合理的，無可非議的。克圖引用了“常識”的作者在序言中的一句話，作為托詞：“注意的目標是主張本身，而不是人，”也就是說，不是人的地位或條件。因為一個人不論他是和已經發財致富的人相處也好，或是和行將發財致富的人相處也好，或是和根本不打算也不在乎發什麼財的人相處也好，是絲毫不成問題，而且事情是完全屬於他個人範圍之內的。但是人們的政治面目、政治背景和政治關係，因為是有关公眾的事情，就大大不同於私人生活的境況了。而且這往往與他們所建議的措施有着很密切的關係，因此，為了防止受到措施的蒙騙，我們就必須對上述諸種情況有所了解。若是對於人們完全不了解，我們就有把花言巧語誤認為原則的危險。假使豺狼能夠象綿羊那樣咩咩地叫，羊群很快地就會被誘入死地；因此為了免于受害，除了聽見它的聲音以外，也應該看見它的面貌。在進行任何重要政治辯論時，把人與措施全面而徹底地分隔開來，是不夠妥善的，過去如此，將來永遠如此，也永遠應該如此。等到將來偽善行為從世界上消滅以後，認識人們的面貌就沒有必要了，因為那時他們將不會提出欺詐性的措施了。但是在那時到來以前（那是永遠不會到來的），人和措施是應該在適當的限度之下相提並論的。我們

在某些事情当中，已经有太多的秘密了；而在另外一些事情当中，又嫌太少。假使人能够多被了解一些，而措施多隐匿一些，伪君子当会减少一些，我们也就安全得多了。

这些信札的主要意图既然是要检查和揭露克圖的謊言和錯誤的論断(当被查出之后)，他就不应该期待别人象对待一个曾經进行过公正辯論的人那样对待他。我要大胆地說，大胆地証实：在一个作家的笔下，对于真理，对于理性，簡直从未有过一次比这更大的褻瀆；而他在他从“常識”中引用的一些段落上所企圖强加的解釋，則是原作者心中根本不曾想到过的，也是不能够从字句本身推論出来的。由于克圖的措辞輕率，由于他明显地欠缺同情和感情，因而使人在道德和哲学方面对他發生意見时，他也就不应当期望别人会饶过他。在这些前提之下，我現在将对克圖第二封信的后半部进行評論。

在这里，克圖开始了他对于“常識”的第一次攻击。但是，由于他只显露了他的恶意，既不曾提出相反的論点，又没有从其中引用任何詞句，假使沒有底下这样一段奇怪的話，我在这里本想放他过去就算了。克圖說：“假使有关独立問題的出版物所引起的注意(他的意思是反对)尚且不多，其原因并不是如同作者自負地設想的那样：由于主張的符合众望，或是由于論点的无法爭辯，或是由于害怕反抗它們。”克圖既然列举了許多反面的理由，他就應該把真正的理由告訴我們，因为既然他正面地說出了不是由于什么什么，无疑地他一定知道那是由于什么原因他才把他的答复拖延了那么久；可是他非但没有告訴我們这一点(也許他不便說出)，反而借着下面的一句假話，逃避了論辯。他說：“在宾夕法尼亞，十分之九的人民都还在厭惡这个主張。”站住，克圖！慢一点逃走，朋友！如果這話是真的，他們怎么会在剛剛过去的3月(即上月)2号，选了一位著名的主張独立的人士做为本市的議員；同时，当“常識”还是手稿

的时候，該稿作者給極其少数的人看了其中的一部分，而这位人士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呢^①；

在以下的一段話里，克圖还是同样地不幸。他說：“發出呼吁的（即，發表了小冊子的）那些人，对于它的成功没有什么可以驕傲的理由。他們好象也明白这一点：他們現在正象真正的江湖医生一样，不断地以一副一服的藥折磨我們，使得所有的病人一看見藥就要惡心。”永远要被戳穿，这簡直是克圖命中注定的了：因为自从有文字历史以来，恐怕还从来未曾有过一本小冊子，費了这样少的心力，而在这样短促的一段时间里面又發行了这么多份数的；我敢断定，十二万这个数字說得絕不过份。这本小冊子，象一个孤兒似的，被抛弃到世界上去，讓它自行謀生。从那时开始，直到克圖的第四封信出現以后为止，沒有拟过一个支持它的計劃，作者也从来沒有在这个題目上發表过一言半語。因此克圖所說作者灌的一服一服的藥，是一个徹头徹尾的謊言；不但如此，這話从他口里說出来是十分厚顏无耻的，因为只是他自己才經常每星期發表两封信，而且往往把两封信投在同一報紙上——这里是克圖，那里也是克圖，隨便你向那里去找好了。

在离开上面一段引語不过几行的地方，克圖讓我們回顧了一下我們过去的情况；他說那时“我們把我們与大不列顛的联合关系看作是自己最大的幸福——我們所达到的繁荣、富强、人口稠密的程度，将是历史上无法比拟的。”这句话可真是詭辯了，又象是对，又象是錯。站在克圖一边的所有的作者，都唱过这种論調，而且以为自己是无法駁倒的。但是，只要用一句击中要害的話，就能够把这个魔术戳穿，因为他們的騙术就在于把時間充当原因。因为他

① 即大衛·里頓豪司 (David Rittenhouse)，被选出来代替已經前往法国的弗兰克林的。——原編者注

們的騙術是在於把後果來充當原因；因為假使我們沒有繁榮起來，這個聯合關係就根本不會存在，或者說，就根本不會受到注意；第一批移民所受到的忽視就足以証實這話，他們必須與各種各樣的艱難困苦作鬥爭，但是卻沒有得到英國宮廷的絲毫注意和協助。

接下去，克圖就不厭其煩地總起來敘述大陸會議和其他公共團體過去發出的宣言（有些已經發表了一年多了），為的是證明獨立的主張是沒有得到它們的核准的。關於這一點，我要給克圖一個總的答复，就是：假使他再拿出一千件這樣的憑據來，現在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因為它們都已經過時了。時代與事物都已經改變了。在一年以前，美利堅人民之中知道國王的真實面目的還很少；那時大家還願意相信他是好的，也親切地說他是好的，可是嗣後他們發見了，原來克圖的皇室君主，乃是一個皇室野人。

克圖在上述一長列反對獨立的文件引文的前面，加上了這樣一個稀奇的序言。他說：“獨立的倡議第一次向外公開發表，還不過幾個星期。是什麼有勢力的人在支持這個計劃，或是有沒有任何人在支持它，這一點可能成為將來調查的題目。肯定地說，它並沒有得到我們所尊敬的大陸會議的支持。恰巧相反，它與這個可尊敬的團體的每個宣言都是直接矛盾的。”克圖，你分明把自己給抓住了，與這個可尊敬的團體的每個宣言直接矛盾！記住這句話，克圖，再往下看吧。在斯密司博士為紀念勇敢的蒙哥摩瑞將軍的演說冊子的前面，印着從大陸會議的決議中節錄的一段，上面說，他這位博士受到該光榮團體的指定，擬寫講稿並發表演說；在演說進行之際，演說者激烈地攻擊了獨立的主張；可是當嗣後大陸會議做了一個動議，要（按照過去的慣例）向演說者致謝，並且為報館索取一份講稿的時候，這個動議是遭到了整個大陸會議的拒絕的，會

議毫無分歧地把它否決了④。

我現在來看看克圖的第三封信。在這封信的開端，他放棄了獨立這個題目，恢復了他對於委員會^⑤的攻擊。克圖的寫作風格中的條理，可與一只松鼠的動作相比擬。他寫作的時候，往往好象不知道下一句話應當寫點什麼，正如一只松鼠只是為了站立不住而蹦跳不停一樣。雖然我有時為了他的寫作和論辯中的無原則的方式方法而感到憤怒，在另一些時候，我却又忍不住為了他的缺乏才智而失笑：例如，他曾善意地告誡我們提防“那些有利害關係的作者的粗鄙文字，以及那些干涉我們的事務的局外人”。假使我一本正經地回答他，我就要這樣說：那麼，克圖，對於那個古老的、包含許多人在內的、與地球上每個部分都互相關聯着的制度，你好象真是一無所知；在那個制度之下，同族的关系是根据原則與感情而建立的，而不是由於地點或出於偶然而建立的。一個自由民，隨便到那里也不是局外人，克圖；——一個奴隸却不管在那里都是局外人。但是假使我願意開玩笑地回答他，我就会這樣說了：由於他對於友誼的理解是這樣地狹窄和片面，他使我不得不這樣想，就是：當他以“我親愛的同胞們”這個親切的稱號——這是常在他的信札里出現的——稱呼人民的時候，他所特指的，只不过是唐納。

④ “為紀念蒙高摩瑞將軍以及和他一同於1776年12月31日在魁北克陣亡的軍官而作的演辭：按照光榮的大陸會議的意旨擬撰（并於1776年2月19日發表）。作者為費城學院及研究院院長、神學博士威廉·斯密司。費城發行，倫敦J. 亞爾門重印，匹卡迪利，柏林頓大樓對面，1776年。”在第24頁上面，斯密司博士引用了大陸會議“要求‘恢復大不列顛與這些殖民地之間原有的和睦’等語”的請願文。在一個附注里面，斯密司博士提到了這段話所受到的譴責，又補上一句說，自從該請願提出以後，情況已經改變了。斯密司博士即“克圖”，這事早為眾所周知；而潘恩所談到的大陸會議的憤怒，則是特別有力的一击，因為“克圖”在第二封信里（3月11日發）又把他的侮辱重復了一遍，把早期大陸會議所有的調停努力又摘要地重述了一遍。——原編者注

⑤ 見第3頁注③。——原編者注